



主 编：吴昌勇  
执行主编：陈 曦  
邮箱：akrbwhzm@163.com  
本版编辑：陈 曦  
刊头题字：张思成

# 走出一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生道路

### ——王庭德和他的文学写作

■ 徐馨

困难，有时不得不匍匐向前。  
王庭德出生于陕西省旬阳县山窝窝中的一户残障家庭。残疾的父亲在他6岁那年去世，家境贫寒。王庭德自幼四肢畸形，双足外翻以致脚掌无法着地，双腿也严重弯曲。成年后的他身高停留在1米16——但他却从村民们眼中“手不能扶犁”的人，淬炼为自食其力的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荣获“陕西省残疾人优秀作家”等荣誉的青年作家。王庭德走出了一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生道路。

在自传《这个世界无须仰视》和诗集《心灵的灯盏》中，这位青年作家以平实、生动的语言讲述自己一路走来的苦辣酸甜，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文学才华，更让人们看到一个人在绝境中可以迸发出怎样的力量、在精神世界可以飞至怎样的高度。

这是一个困于孩子般身躯里的“巨人”。“我太矮，我矮得出奇/矮得你很少察觉到我的真实存在/只是女媧用她残剩的泥/和余下的力气在最后捏成/这让我感动万分/我想我也必定有这分超凡精神”（《我太矮》）。“超凡精神”停留在王庭德笔下的诗行，更灌注于他的日常。初中毕业后，没有条件继续升学的他来到异地讨生活，结果流浪街头。回到家乡后，他试着用媒体通讯员的稿费养活自己。采访需要身临第一现场，如何克服行动上的不便？王庭德见报的第一篇新闻稿是他爬到新闻现场采写的。有一次采访地点在60里外，去程虽搭上了便车，但回程不仅无车可

坐，还赶上下雨。实在累得挪不动了身体，王庭德一屁股坐在泥浆里，大雨中的他哭得像个孩子。独自走过一个这样的时刻，王庭德采写的新闻稿件陆续刊登在报纸上，他也被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

然而，因为身体所限，这条路终究难以持续。在好心人帮助下，王庭德得以免费学习电脑4个月。手臂和手指都有天然缺陷的他怎么学？只能咬紧牙关，付出超常人数倍的努力。练到最后，双手已肿得厉害，动弹一点就钻心地疼，吃饭时不得不用双臂夹着碗把饭菜往嘴里送。4个月后，靠着熟练操作办公软件的技能，王庭德第一次体会到应聘成功的喜悦。

这是一只汪洋大海中奋力向前的小船。“在茫茫浪浪中挥舞一双短桨/击水乘风，和你一样/向着那远方的景色”（《腿》）。“和你一样/向着那远方的景色”，对王庭德来说，首先是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求知。没有条件上学，就拖着病体站在村中心小学窗外听课，一旦被发现，就躲进旁边的木材堆后。“偷学”两年，风雨无阻。寒暑不断的坚持打动了校长和老师，少年王庭德终于走进小学教室，拥有了一张自己的课桌。考入初中，学校虽免除学费，但是被子、衣食需要自己准备。依靠好心人资助，王庭德买了一台相机，做起山沟里的“流动摄影师”。翻山越岭，走乡串户，这对走路困难的王庭德来说意味着什么？忍下来。王庭德在《这个世界无须仰视》中写道：“面对现实，我渐渐养成了乐观、坚强、平静的性格，我

更加珍惜生命，把每一天的清晨看作是一份幸福的邀请。”

这是一盏用阅读和写作点亮前程的灯。它的光照到生活中的真善美，照向诗人内心的欢笑与泪水。在诗集《心灵的灯盏》中，我们看到苦难没有遮蔽诗人对美的捕捉和向往：“村巷深深/飞燕斜斜细雨中/听不尽石板桥头的捣衣声/清晨/小石屋里婷婷升起炊烟/侄儿将行”（《晨》），“娃娃的笑声波光粼粼/悠悠扫去每一寸雪痕/每一寸墙角的冷灰/窗口飘进一片阳光的金纸信/被一只壁虎突地踹出叨在嘴里”（《雪痕》）。

这盏灯也给他以方向和希望。在《这个世界无须仰视》中，王庭德讲述了这样一次经历。有一天，一个四肢健全的女孩向他行乞。问清原因后，王庭德递给女孩一份记者采访自己的报纸，告诉她，要有尊严地活着。一年多后，这个女孩给王庭德写来一封信：她已经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正在准备参加自学考试。

以苦难为资粮，以文学为灯油，王庭德笔下的人生故事和诗行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启迪了越来越多的人，让人思考生命中到底追求什么、珍视什么、付出什么、创造什么。正如作家贾平凹对王庭德的评价：“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仰视。”

祝福王庭德未来的人生和他挚爱的文学。  
（转自《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7日第20版）



主持人：张思成



故乡旧事 (中国画) 赵心琴 作

在文学陕军的阵营里，作家杜文娟当是一个独特而有力的存在，她用自己柔弱的身体和渗透着生命力量的文字拓写着属于个人也属于陕西文学的书写疆域，构建着杜文娟的文学样本与创作价值。

当社会的洪流奔涌而过的时候，时光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留下的会是一段转瞬即逝的空白和无暇顾及的茫然，而在这转瞬即逝和无暇顾及之间，可能就隐藏着这个民族最真实的情绪和这个民族最真实的历史。非虚构文学的写作为记录这些时代的真空和人类的命运，提供了一个更为灵便的方式和更多表达的可能。

杜文娟的《岩兰花开》就是这种极具探索精神的大胆实践，这种记录式的创作当为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实践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丰富提供可研究的样本，极具价值，令人敬仰。

非虚构文学的概念来自西方，在新闻写作的基础之上发展而完善，因诺贝尔等重大文学奖的关照而越来越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分支，并在中国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

非虚构文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虽然有某种共通之处，却又独具特性。比起报告文学的相对固有样式和方法，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更在乎作者创作的独立性和对生活的忠诚度。采访也罢，追忆也好，只要对生活足够忠诚，个人视角的充分独立和自由，就可以归为非虚构写作的范畴。无疑，杜文娟这部耗尽心力的作品当属于非虚构文学之列，即便这种探索是有意或无意，在写作的文本上她本身已经具有了极大的试验性和样本价值，这对题材正在逐步开掘的陕西文学来讲，当属于一种收获，是陕西文学立足全国除了乡土题材写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非虚构文学的种种特性和汶川地震题材本身的敏感性及幸存者、受难者“不愿再揭伤疤”的心理都决定着杜文娟在走访对象和创作作品时的难度之大。人们更愿意将心理的伤害留在阴影里，而不愿意过多地暴露在阳光之下和空气之中。

但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它是灾难留给幸存者和所有人类共同的过往和经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灾难，也是人类精神发展历程的财富。只有不被遗忘，只有直面命运的变化，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中华民族才能以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天地，并寻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走出民族的精神之路。

特殊题材的触碰，在生与死、血与火的领域探索，用非虚构的手法创作，要求作者更要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做一个诚恳的倾听者，事件的参与者，灾难的受害者和反思者。有悲悯，而不能凌驾；有同情，而不能自我；有复述，而不能主观。杜文娟在不同类型人物的接触和倾听中，都很好地做到了这些，这尤其难能可贵。从作者自我精神的沉陷、痛苦、和解与疏通这一过程我们能感知到这一点，这也是《岩兰花开》更容易打动他人的地方。

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在语言、情节、结构、布局等上并没有传统小说显得那么丰富，但在作者视角上、探访的深度上、自我感受的表述上、大量资料的取舍上都有着更高的要求。每一部非虚构文学的作品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作用和广泛的社会价值，在文学性、文献性、社会性、历史性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无疑《岩兰花开》在该创作领域已经呈现出巨大的题材和文本价值，依然走在探索路上的作家杜文娟也将和她的作品一起赢得世人的敬意。

# 构筑非虚构文学的样本价值

——读杜文娟《岩兰花开》

■ 蔺晓东

# 做一个有追求的文学写作者

■ 汪海玉

形式、传播等方面与时俱进，让读者认同接受。

在表现形式、结构和题材上有所创新，力求与众不同。探索无止境，作家要坚持文学理想，敢于走独特的艺术之路，不媚俗，不人云亦云。今后，我将继续努力探索，在提高原创能力上下功夫，把中国故事讲好，努力将创作之路走得宽广、更远。

一个写作者如何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能否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这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当下的文化格局中，许多东西都在发生变化，而我们是否要经常自我追问：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我想，那应该就是我们的艺术理想。一个写作者只有坚守艺术理想，沉静下来，才有可能面对功利浮躁的世界，明白作家需要什么、做怎样的人，作品为谁而写？

很感动的是，我一个寂寂无名的写作者，有机会向朱鸿教授提问：“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崇高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这一问题得到了朱鸿教授的认可。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褒贬分明，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领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坚守理想，为底层人民发声，写人民群众想说的话，敢于挖掘生活中的假丑恶。

不管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还是作家。我们需要有崇敬之心，以高标准来对待文学。杜甫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为什么？一部《杜工部集》，半部全唐史，杜甫的诗，通过描写底层人物的细微生活，来反映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他的诗不是天马行空而来，而是以现实写现实。忧国忧民的杜甫，是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而歌，必将百世流芳。文学不能关在象牙塔里，要走出方寸天地，饱览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文学写作者，应该追随人民脚步，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自己的笔端，谱写出时代的篇章。

我们生活在新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文学在新时期的价值在哪里？毫无疑问，在于我们怎么去创造文学的价值，我们唯有在生活中寻找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真正遵守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文学在这个时代并没有没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这也让身为作家协会会员的我们感到自豪和振奋，也更加感觉到肩上的担子与责任。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我们在自然之中有如一棵植物，而灵感是来自自然的能量，当我们把心境与精力抽离喧嚣的功利名利，转向安静、专注的文学创作之态，就能收获阳光雨露，根深叶茂茁壮成长。沉下心来，回归到生活最本真的内心，潜心创作更多有灵魂、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吧。



终南秋境 (中国画) 樊光矢 作



“身躯压迫摇摆的步履/背上一个盖过背影的背包……直到远方的远方”。这首诗是文学的也是写实的，收录于青年作家王庭德的诗集《心灵的灯盏》中。诗中描述的是作者真实的际遇：身体严重畸形的他每走一步都很

寒露过不久，秋季的连阴雨就来了。西安的天气本来就雾霭重，加上连阴雨就更看不清几米了。2020年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培训，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开班了。参加本次培训的学员来自全省各个市区行业、各个阶层，从陌生到熟悉，相互交流，相互关心，都是因为同一个文学信仰，大家才走到了一起。

开班第一课，省作协副主席阎安在开班仪式上讲道，我们要坚定信心，提高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定文化自信，用文学振奋民族精神；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学歌颂人民；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学引领社会风尚。高举民族精神的火炬，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的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

我认为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文学作品要有灵魂，就必须和人民结合，到人民群众中去。人民是作家写作的生命和根本，也是文学的希望和前途。因此，作家、艺术家要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火热的生活中汲取丰富营养。在信息化的今天，再丰富、再精彩的微博、微信也代替不了自己的眼睛，代替不了亲身的体验、观察和思考。只有深入第一现场，深入基层一线，才能看到真实的场景，捕捉到生动的情节和细节。

著名作家、省作协副主席方英文指出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工匠，文学就是纸上建筑，语言文字就是砖块。好的作品，语言必须要凝练，少一字影响美观，要没有多余的东西。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语言要民族化，方主席说：“我们要做到，用汉语写作感到骄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魂，作为作家，就必须承担起民族文学事业繁荣的责任。

创新，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难题。时代在飞速发展，社会在变革，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正在考验着我们的创作智慧。如果我们把创作当作一件容易的事，那生活就会嘲笑我们。所以，创作者不可懈怠，不仅要在写作方法上创新，也要在思想上创新。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也是治疗同质化写作、格式化写作的灵丹妙药。

我以为文学创作历来就是推陈出新的事业，崇尚大胆探索，提倡原创能力。时代在变化，文学也在改变，不创新就是死路一条。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讲好中国故事，要在观念、方法、选材、角度、